

呂 慶 庚 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發行



樂身翻身

翻身樂

呂慶庚著

書號：(中)0468

翻 身 樂

著 者 呂 慶 庚

出 版 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黃興路21號)

印 刷 者 永 興 印 書 館
(漢口木蘭宮街16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1—10,000(漢)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乙 種 紙 本

定價：1,900元

目 錄

算血賬.....	(1)
王南階.....	(10)
莫上惡霸地主的當.....	(21)
控訴.....	(26)
大事情.....	(28)
翻身樂.....	(30)
郭白毛.....	(31)
民 謠.....	(33)
全家忙.....	(35)
不聽地主的鬼話.....	(37)
生產十二月小調.....	(40)
張大嫂挖野菜.....	(43)
李二羊的生產計劃.....	(45)
車水歌.....	(47)

光榮花·····	(49)
人定勝天·····	(50)
府河水·····	(52)
青年團員的好榜樣·····	(55)
土改法到了張家窪·····	(59)
算算地主的剝削賬·····	(62)

算血賬

『大姑娘，妳坐下，
嬸和你說說心裏話，
妳大嬸活了五十八，
從來不多說一句話，
有人說我是迷氣（註一），
還有人說我是啞吧。

我也不迷。
我也不啞，
從前是有錢人的天下，
說個麼話？

西大山，府河邊，
那塊不是桃家的天？
桃海如，大惡霸，
安陸城北坐江山。

當了參議員，
勾結鄧文軒（註二），
軍政大權掌在手，
一手遮住半邊天。
種了桃家一石田，
一年辛苦都完蛋！
打了糧食歸地主，
自己肚子空半邊。

民國九年天大旱，
提着竹籃去討飯，
走了一天無人理，
回來狗腿子在門前站。

狗腿子，賽虎狼，

指着妳大叔罵開腔，
爲麼事不完主家稞，
躲躲閃閃不還賬？

磕頭哀告他不聽，
拉拉扯扯到衙門，
蜈蚣嘴，馬蜂針，
官家、地主一樣黑心。

板子打，皮鞭抽：
「爲麼不完姚家的租？」
一石穀子一條命，
活活打死在縣衙門，
大叔死的好傷心，
留下金貴一條根，
討米也要把他來養大，
好做他爺的報仇人。

母子二人去討飯，
東家走來西家串，

討口鍋粑金貴吃，
樹葉草根我當餐。

金貴長到十一秋，
就給姚家去放牛，
牛吃了田裏一稞穀，
姚家就拿鞭子抽。

早晨出去歡蹦蹦，
黑天回來血滿身，
指連手，眼連心，
一見金貴疼死人。

二十七年一陣風，
城裏到了鬼子兵。
刮民黨，遭殃軍，
魚鱉蝦蟹逃了生。

六縱隊，九縱隊，
殺人放火剝皮隊（註三），

對待百姓蠻有狠，
看見日人洩了氣。

補藥莫如關東參，
打日人莫如新四軍，
救國救民功勞大，
他是人民子弟兵。

剝皮隊，皇衛軍（註四），
一個八兩一個半斤，
今天你來要快子，
明天他來抓壯丁。

金貴在家不能混，
一心要想去當兵，
拉住金貴不放手，
媽媽的言語記在心。

河水混，湖水清，
好兵拐（壞）兵要分清，

千萬莫當剝皮隊，
要當就當新四軍。

莫忘了你爺死的苦，
莫忘了桃海如那個鬼雜種，
到前方打仗多立功，
回來給爺把冤伸。

金貴說聲記的清，
邁開大步走如風，
京安縣裏報了名（註五），
三營八連當了兵。

一陣烏雲黑了天，
刮民黨圍攻大別山，
新四軍突圍要北上，
金貴大腿受傷沒跟上。

一跛一拐回家中，
藏在屋裏不敢做聲，

桃海如，當鄉長，
到處捉拿共產黨。

塌天禍，沒處躲，
把金貴捉到鄉公所，
桃海如好比五閻王，
金貴給吊在屋樑上。

腿上傷口沒有好，
鐵籤燒紅往裏搗，
一次動刑一次昏，
昏過去再用冷水噴。

鷄公蛇，毒又毒，
再毒莫如桃海如，
一顆子彈他捨不的，
釘耙挖死了小金貴。

苗折根，瓜斷蔓，
好似風箏斷了線，

看見屍首好心酸，
一交暈倒地平川。

蓮子心，苦又苦，
千苦萬苦我最苦，
丈夫兒子死的苦，
兩人死在一人手。

先是淚，後是血，
你大孀血淚都哭絕，
早也盼，晚也盼，
新四軍回來好把血賬算。

春風吹，天放晴，
解放軍回到安陸城，
捉住惡霸姚海如，
天理人情都不容！

稻場裏，搭布棚，
人民法庭開了庭，

主任大黑台上站，
受苦人今天當法官。

哨子一吹開了會，
人數到的多齊備，
帶進惡霸姚海如，
衝着百姓下了跪。

一見仇人紅了眼，
手指惡霸高聲喊，
從頭的苦處訴一遍，
大滴眼淚流不斷。

你也說，他也訴，
多年的苦水往外吐，
殺死人命四條整，
謀財霸產無其數。
三千多人都說話，
要求除了大惡霸。

縣長開了言，
同意農友好意見。
省府批准把他槍斃，
給我們農民報仇冤。

自從那一天，
農民把身翻，
受苦人掌了權，
你大爺的話也就說不完。』

(註一)迷氣就是傻子。

(註二)鄧文軒是安陸的土匪頭子，當過偽大隊長。

(註三)六九縱隊都是國民黨的游擊隊，殺人放火專害百姓，所以人們叫他剝皮隊。

(註四)皇衛軍是漢奸隊伍。

(註五)抗戰時，新四軍五師把安陸和京山的一部劃為京安縣。

王 南 階

日頭出來照金牌，

各位農友坐攏來，
陰天落雨沒得事，
聽我唱唱王南階。

他家住安陸西山下，
西鄉地主數着他，
不曉得他田地有多少，
光土地廟就有四十八（註一）。

身子短，肚皮大，
活像一個大西瓜，
額壳光，下巴寬，
血盆大口朝下開。

眼睛眯，鬍子翹，
帶着一臉奸滑笑。
棗核釘兩頭尖，
人們叫他算破天鬍子。

二

哪個種了王家的田，
好比帶上鐵鎖鍊，
祖輩相傳三七稞，
先交頂頭十八串（註二）。

種田完稞還不中，
一年要幫二十個工，
割麥送灰麵，秋後送糯米，
『老先生不吃你們不能吃。』

七月十五稻穀黃，
王家門口鬧嚷嚷，
這個趕驢子那個抬轎，
來請大老爺去瞧稞。

有錢的老爺架子大。
肚皮一拍講拐話：
『你的驢子有野性，
捧着老爺你敢擔承？』